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stylized, high-contrast illustration. At the top, a large sun with radiating lines is depicted in black and white. Below it, the profile of a person's face is shown, also in black and white, looking towards the right. The entire scene is set against a light blue background. A prominent red vertical bar runs down the left side of the image. The text is centered within a white rectangular area that has a thin red border.

刘玉堂
新乡土小说

中篇卷

最后一个
生产队

刘玉堂新乡土小说

中篇卷

最后一个生产队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一个生产队/刘玉堂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12
(刘玉堂新乡土小说)

ISBN 7-5063-1300-6

I. 最… II. 刘…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4726 号

最后一个生产队

作者: 刘玉堂

责任编辑: 杨德华

装帧设计: 曹全弘

插图: 刘胜军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二二〇七工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18 千

印张: 9.5

插页: 2

印数: 001—6000

版次: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300-6/I·1288

定价: 14.5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 秋天的错误 (1)
- 温柔之乡 (44)
- 最后一个生产队 (99)
- 县城意识 (144)
- 小东西 老东西 (208)
- 乡村情结 (258)

秋天的错误

—

一切都是由那个电话引起的。那天下雨，钓鱼台大队部里挤了很多人，能坐的地方全坐满了，也还是有人陆续来。钓鱼台人喜欢下雨，一下雨就跟过年似的心花怒放喜笑颜开。一个人在家里心花怒放还不过瘾，老想凑成堆儿抒发一下：“好家伙，正在南洼锄着地，说下就下了，淋得咱不轻，啊——哧，弄不好得让它淋个小感冒儿！”

“上回是谁来着，下雨没往家跑，让沂河隔住了，一隔两三天，饿得他够呛，噢，想起来了，是刘玉华！”

“是他不假，还‘集体劳动好，有人来作证’呢，这回不用谁作证了！”

人们“哈——”地一阵笑。

还有人冒着雨踩着泥地陆续来，来到就用门槛刮鞋泥，一会儿就在门口筑成了小堤坝，地上更是狼藉不堪。刘乃厚即不悦，气鼓鼓地嘟囔着：“操，一点儿也不自觉，到底不是自己的家！”

刘乃厚在大队当保管，他喜欢人来说话，但不喜欢人来把地弄脏了。

没有谁理睬他。人们继续抒发着各自的见解和感慨：“这雨不错，嗯，还得下！”

“多下几天，好好歇歇儿！”

“一公社化，咱钓鱼台高级农业社改成了钓鱼台大队，叫起来还不习惯哩！”

“也像矮了一级，赶不上高级社高级。”

刘乃厚鼻子哼了一声，说是：“你们知道什么？这是必然产物嘛，王德宝，你给我从桌子上下来，别坐了电话线！”

“好家伙，这公社就跟你发明的似的，还必然产物呢，必然产物是啥？咱不懂！”

刘乃厚说：“你不懂的事情多哩！不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你会越来越不懂，刷地就让社会主义甩个十万八千里！王德宝！让你下来别坐着电话线嘛你还坐，你聋啊？”

那个叫王德宝的小青年还真是有点聋，属阵发性。刚才他没听见，这回见刘乃厚怒冲冲地朝他发火，就眨巴着小眼儿巴结他：“十万八千里对，嗯！”

“对你娘个×呀，让你下来你不下！”

“你娘个×！”

刘乃厚一下子乐了：“你这不是不聋吗？跟你说话你听不见，骂你你就听见了！”

王德宝嘟囔道：“骂人还能听不见？操，这电话安了快一年了，我一回也没捞着接，谁跟你好你让谁接，就跟你家的样的！”

有人就随声附和：“对，这个意见对！上级的新精神不能光你一个人听，不接电话怎么能知道必然产物？”

“公家的东西让大伙儿都接接。那年上级奖给咱高级社一台收音机，还不是让大伙儿都听了？这电话也让大伙儿都听

听！”

刘乃厚说：“这就是一个人听的玩艺儿呢，又不是收音机！”

有人又给他出主意：“你不会让人轮着接？一家出一个？”

刘乃厚说：“接电话得专人负责呢，上边儿要是来了紧急通知，误了事儿谁负责？”

“哪有那么多紧急通知！一人接一回轮上它一遍，大伙儿都知道是咋回事儿，你再专门儿负责！”

刘乃厚说：“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得党支部批准！”

“群众要求还能不批准！”

正说着，电话响了。声音不小，吓得王德宝一激灵。没等他回过神儿来，刘乃厚窜过去将话筒抄起来了，寻思了一下又立马递给王德宝，很大度地说：“你接吧，这回！”

王德宝很激动地就接了。电话里要他转告大队长王秀云，让她立即组织全村青壮劳力到公社驻地去砸钢珠儿，全公社要在三天之内实现独轮车轴承化，五天之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王德宝接完了电话，神情庄重，半天没吭声。众人问他是啥事儿，他愣了半天才说：“了不得呀，这可是大事儿呀！”

“什么大事儿你快说呀！”

“我代表公社党委庄严宣布：全公社三天之内实现轴承化，五天之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屋里一片哗然：“轴承化？”

“共产主义？”

“跑步进入？”

有人问他：“你刚才不是聋着听错了吧？”

王德宝似受了莫大的侮辱，脸红脖子粗地说：“实话告诉你，我要是上来聋的那一阵儿，就一点儿也听不见。我要是听

见了就一点儿也不聋，这么大的事儿怎么敢聋？”

旁边儿就有人给他作证：“是这个精神不假，刚才我也听见了。”

刘乃厚说：“五天之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好理解，是必然产物很自然，就不知道什么叫轴承化？”

钓鱼台第一大工人阶级刘玉华这时正好进来，解释说：“轴承化？轴承化就是把独轮车的车轴那地方安上个铁碗儿，再把铁碗儿里放上钢珠儿，这样推起来可就轻快多了，具有机械化性质，嗯！”

王德宝说：“对呀，上级还叫秀云大队长立马组织全村青壮劳力到公社驻地去砸钢珠儿呢！”

刘乃厚说：“那还不赶快跟秀云汇报去？”

外边儿雨很大，王德宝有点小犹豫，说是：“接了个电话，还得挨顿雨淋！”

刘乃厚就说：“才接了一个电话就烦了？你以为电话就那么好接呀！有一回，半夜三更地就来了电话，好家伙，找支书，立马就去叫，外边儿下大雪，来回一折腾，冻得咱不轻。好家伙，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耽误了共产主义，谁也负不起责！”

王德宝赶忙就窜进雨中找秀云去了。

屋里又热闹起来：“亏着安了电话哩，要不共产主义到了咱家门口了咱还不知道，多危险！”

“那年一升高级社，我就知道共产主义快了，看看，怎么样？五天之内就能跑步进入了吧？咱得好好跑，别让它甩个十万八千里！”

“共产主义一实现，就要喝牛奶，如今连奶牛的毛儿都没看见，五天之内恐怕够呛哩！”

刘乃厚就说：“考虑共产主义你不能光从享受的角度，主要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嗯！”

刘玉华还有点小犹豫：“不会是王德宝耳聋听错了吧？”

“看他的表情还看不出来呀？上级精神他怎么敢听错？”

刘玉华就说：“这是个伟大的电话定了，今天是几号？”

“阳历八月十六！”

“这么大的事儿我得记下来！”

刘玉华回到家即在日记上写道：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中到大雨。一个伟大的电话打到了钓鱼台，乃是三天实现轴承化，五天进入共产主义也。此电话由阵发性耳聋者王德宝所接，旁证：刘乃厚等。

二

刘玉华干任何事都要让人给他作证，还作记录，特别标明时间地点人证物证旁证。他说“集体劳动好，有人来作证”，是他从切身教训中得来的，他吃过没人给他作证的亏。若干年后，他将那次吃的亏以第三人称写成小说，让他的一个在某刊物负点小责的弟弟发表，题目叫《修锁者说》，全文如下：

刘某玉华，初中肄业。其对代数甚反感，言道：“中国之数学公式不用中国之数码，而用外国之字母，真乃卖国贼也，还 a 加 b 括号外之平方等于 a 方加 b 方再加 $2ab$ 呢，再加 \times 耶？”又道：“科学与技术乃两回事儿，有技术即可混饭吃，懂一点科学则暂时不能。”遂下学焉。

玉华有初中肄业之文化，不甘务农，遂与人修锁修手电筒给猪打针也。其无师自通，一知半解，所修之锁用一根铁丝即可打开。然农村之锁，只挡君子，不挡小人，真若有那训练有

素之贼子，再结实的锁亦白搭。玉华深知此理，虽公开言明，仍可挣得油盐之资也。玉华即自我感觉良好，公家人儿一般，声称：“吾乃工人阶级也。”

钓鱼台有一信贷员，乃一患胃溃疡之退休干部代理也。因有七女，人称“玉皇大帝”。该“大帝”所管钱款平日即用玉华所修之锁锁于其堂屋正面三抽桌内。信贷员之胃疼属阵发性，疼时口吐酸水，冷汗满面，不疼时又如好人一般，诸事不碍。秋收大忙时节，家人皆出工矣，独“玉皇大帝”在家，甚无聊，遂将所管钱款逐张数一遍，共两千有余。此时，突闻院内秫秸团中有异声，乃悄声过去察看监听，稍顷，自语道：“乃老鼠也，吓吾一跳。”遂返回屋内，将钱款锁于抽屉中。又无事可干，看看一对儿尿罐儿已满，即挑起往村外菜园去也。路遇玉华。玉华道：“大叔去菜园浇尿乎？”

“然也。”

“太阳正毒，以尿浇菜不利也。”

“吾掺入水中浇。”

“甚好。”

“尔为何未出工耶？”

“吾在家修锁也，锁之主人要得甚急。”

“玉皇大帝”浇完尿回来，一进门即大惊失色：其抽屉洞开，两千余款不翼而飞矣。遂报公安局。当晚，公安人员即来队部传讯玉华。玉华刚进门，一公安同志遂让其“站好，尔站好！”边说边以脚踢其腿，要其保持立正姿势。

那公安同志问道：“尔姓什么？”

玉华哆嗦道：“吾不、不姓什么。”

“尔可叫刘玉华？”

“正是本、本人。”

“信贷员之锁乃尔所修乎？”

“然、然也。”

“那锁之性能尔当然知道！”

“知道。”

“尔亦知信贷员到村外浇尿耶？”

“知！”

“且提醒其将尿掺入水中再浇？”

“对！”

“此可多用些时间！”

“那是自、自然！”

“尔有作案条件及时间也。”

“吾有条、条件及时间，可未作、作案也。”

“尔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乎？”

“知！”

“既知为何不坦白？”

“吾未作案，让吾坦白什么？”

“尔还狡辩！”遂将其扣留矣。

玉华有口难辩，乃汪然出涕连连掌嘴道：“尔活该，谁让尔与人修锁糊弄人耶？”

拘留数日，审讯若干，玉华皆矢口否认，少不得挨些拳脚也。多亏真贼子东窗事发，遂将其释放焉。

你道真贼子何许人也？乃“玉皇大帝”之女婿矣。尔可记得“玉皇大帝”数款之时，突闻院内秫秸团中有异声乎？此即其女婿埋伏其中也。那锁之性能，那真贼子早已一清二楚，待“玉皇大帝”至菜园浇尿之时，不费吹灰之力，两千余款即到手焉。那贼子用所偷之款大方购物，大肆吃喝，遂被村人瞧科，告发之，不及三审，乃交待矣。

玉华大感，发誓道：“吾再不修锁矣，技术性之东西不好研究，搞不好连右派也不如也。”

玉华有了这次的教训，从此爱上了集体劳动。他为此赋诗一首：“集体劳动好，有人来作证，若再把盗失，找咱可不行。”

三

钓鱼台砸钢珠儿的队伍一行六十名青年男女，在大队长王秀云的带领下当晚就出发了。钓鱼台离公社所在地大泉庄十来里，第二天凌晨再出发也来得及，问题是下雨，路不远，但河多，须过七次。若是山洪一暴发，河水一暴涨，让它一隔住，那就三天两天的过不去。一过不去就会耽误轴承化，进而就会影响五天之内跑步进入。加之刘乃厚、刘玉华、王德宝他们极力撻弄王秀云，说她“水平是有，就是有时办事太粘乎”，又是“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误了事儿谁也负不起责”什么的，王秀云当机立断，就连夜冒雨出发了。支书刘曰庆嘱咐她：“路上小心点儿，别出了事儿。”

王秀云说：“人多，不咋的。”

刘乃厚也要去，王秀云没答应。刘乃厚就问她：“没分组啊？”

“分了。”

“都是谁负责？”

“小队长们负责，还有刘玉华。”

刘乃厚就有点小遗憾，说是：“操，让他挖着了，我要是……”

六十名青年男女，戴着斗笠，穿着蓑衣，提着马灯，一路

说说笑笑，浩浩荡荡，向公社进发。

王德宝说：“还有点军事化的性质哩！”

刘玉华说：“主要是有点工业化的特点，讲究个组织纪律性。哎，别忘了，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夜，去公社砸钢珠儿，你与我同行。”

“对，同行对！”

“以后有人问起，你可得给我作证！”

“操，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给你作证就是，就怕到时候记不住！”

“你只要抓住今天的特点就记住了。”

“今天有什么特点？”

“起码三条：一是下雨，二是夜行军，三是去公社砸钢珠儿，于共产主义前夕，哎？”

“还怪复杂哩！”

“对同志负责嘛，还能怕复杂？”

“越复杂我就越记不住，上回去东里店赶年集，秀云大姐让我捎蜡烛，捎回蜡烛给刘乃厚，再让刘乃厚送给烈军属，结果我就忘了。”

刘玉华说：“你完了，你这人不中交，大智若聋！”

一直跟在旁边儿的小调（读 tiáo）妮儿就说：“我替你记，到时候我给你作证，三条儿不是？”

王德宝说，“对，小调妮儿作证对！”

小调妮儿是“玉皇大帝”七个闺女中的老三，身材很瘦小，模样很秀气，有点文化似的。她父母希望从她开始在品种上调一下，来它几个男孩儿，结果没调了，接连又来四位千金。因此上，她在家不怎么受重视，好像没调了与她有关系。她吃了饭就不怎么在家，经常结伴儿到王秀云家或刘玉华家去

串门儿。刘玉华没出事儿的时候她对他有点小崇拜，刘玉华将手电筒的小灯泡卸下来安到桌子上，把电池放到枕头底下，再拿铜丝儿那么一连，让它亮它就亮，不让他亮它就不亮。他管那个小灯泡儿叫共产主义生活的一部分，管在灯泡底下修锁配钥匙叫办公：“只有在电灯底下才能办公，没有电灯怎么能办公？共产主义生活的一部分就这么提前过上了。”

刘玉华出了事儿之后，小调妮儿还不自觉，照常到他那个有灯泡儿的屋里玩儿。刘玉华不理她，独自在灯下记日记，写当天干了什么时间地点人证物证旁证。小调妮儿没话说就坐在旁边儿哧啦哧啦地纳鞋底。她纳得很地道，每纳一下都要拿针锥在头皮上擦一下。刘玉华正写着日记偶尔一回头，看见她在那里擦头皮即不悦，说：“像什么话？”

她吓了一跳：“怎么了？”

“跟两口子过日子似的。”

“两口子就两口子！”

“嘿，你胸怀还怪宽、宽广哩，把我整得那样儿，还让我站好保持立正姿势什么的，你倒不计前嫌和好如初啊？你拉倒吧，谁跟你两口子！”

“让你站好保持立正姿势是我的事吗？人家不是给你送过饭吗？我爹不是给你赔礼道歉了吗？”

“你算了，看着像有点文化，其实没啥×水平，又没人作证，让人看见怎么说？没事儿也成了有事儿！”

小调妮儿就说是：“借你点灯光用用，这么厉害干吗呀？整天跟做了亏心事似的，找这个作证，找那个作证，以后你再出事儿，能作证也不给你作证！”

刘玉华嘟囔道：“你不懂！”

小调妮儿就说：“我是不懂，谁让咱没文化哩！”说着，眼

圈儿还红了。

刘玉华就觉得她并不像他想象得那么小，而且还注意替玉皇大帝做消除隔阂团结同志的工作，过去有点小瞧了她：“你多大了？”

“十六。”

“嗯，不小了，好好锻、锻炼身体，哎？长得高一点儿，胖一点，跟王秀云似的！”

小调妮儿气鼓鼓地就走了：“你找王秀云去吧，王秀云啰儿你这个×养的呀！”

刘玉华一下愣住了，回头即在日记中写道：小调妮儿思想有点小复杂，说王秀云对咱不啰啰儿，这点自知之明咱还有，咱也没让她啰儿。

他二位关系不睦了几天，后来还是刘玉华主动跟她说话了：“到我那里纳鞋底去吧，刚换了新电池。”

小调妮儿就又来了。

刘玉华解释说：“我让你长得跟王秀云似的，是希望你长得高一点儿、壮一点儿，并不是说的脸模样，脸模样的问题自己又说了不算，我还不知道呀？也不说明让王秀云啰啰儿我，这点自知之明咱还有。”

小调妮儿说：“我使劲儿长就是，再过年的时候我就去抱椿树，念叨那个‘椿树王、椿树王，你长粗来我长长’！”

“管用吗？”

“管用。”

“其实不管用也不要紧，就这样也挺短小精干，还省布票儿。”

小调妮儿就乐了，说是：“工人阶级还挺注意以表扬为主呢。”

需过七次的河，其实就是一条，叫曲柳河。之所以要过七次，是因为山重水复，山不转水转，它没完没了地跟你兜圈子，你就得没完没了地过。第一次过河的时候，天还不怎么黑，水还不怎么大，男社员背着女社员还能过，女社员在男社员的背上还能叽叽喳喳，男社员们也能互相打趣。王德宝说：“刘玉华你思想不好啊，拈轻怕重。”

刘玉华背的是小调妮儿，王德宝背着王秀云。刘玉华就说：“下次过河咱换过来背！”他很想背王秀云。

可第二次过河就不能背了，水很大，且很急，须牵着手才能过得去。河底的鹅卵石在翻滚，姑娘们拽着别人的手还站不稳，一不小心就歪倒在这个或那个男社员的身上，让小伙子们有些异样的感觉生出来，就护卫得格外上心和卖力。

马灯灭了，雨还在下，四处灰蒙蒙的，一道闪电亮过，远处的山岗形状怪异，近处的柳树披头散发。队伍里没人说话了，只听得呱呱呱呱的脚步声和雨点儿打在玉米叶子上的劈啪声。

刘玉华凑到王秀云跟前说：“不对劲儿啊，不对劲儿！”

王秀云问：“过不去了是不是？”

“有一定的危险性，共产主义眼看就要实现了，别让大水给冲走了。”

“那就别过，前边儿有个看瓜屋子，咱们到那里避避雨。”

拐过一个山角，就看见不远处一盏马灯在雨幕中惨淡地亮着，那是看瓜屋子无疑了。灯光虽惨淡，但说明有人。人们加快了脚步，不一会儿就到了。

看瓜的是个老头儿。他还挺警觉，听见脚步声抄起一杆猎枪就立在门口了。他见人们一个个行色匆匆表情严肃，就说：“奔丧去呀？”